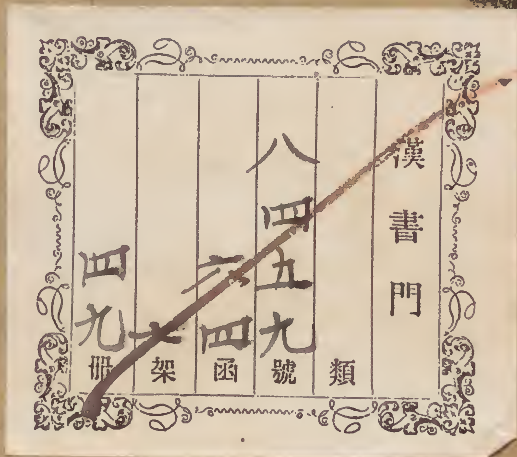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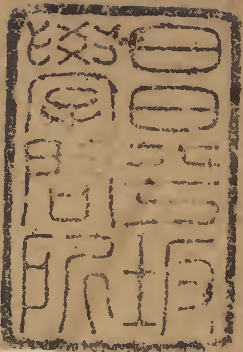


胡傳參義

八之九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9
冊數	49 (45)
函號	276 11

九徑補註四十八



春秋卷之八

胡傳原本姜兆錫蔡義

淺草文庫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定

元年 晉景十齊頃九衛穆十蔡景二鄭襄十五曹宣五陳成九杞桓四十七宋文二十一秦桓十五楚共

未七年

辛未

春王正月

公即位

義詳文元年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正月為夏正之十一月而桓十四年書正月無冰固異矣况周之二月為夏正之十二月而顧又書無冰乎寒

極而無冰其為政事舒緩紀綱弛之象益不可言矣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其在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是也二之日極寒而無冰凌人之職遂廢矣策書所載雨雪冰雪非時悉書者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歷觀陰陽寒暑之變詳察消息盈虛之理以慎其微焉然後王事備矣

成公

卷八

一

寅青雙

三月作甲也。凡書軍賦之屬三條始此。書作甲特文。其作何出馬一匹牛三頭夫二十五人。四匹為甸。凡馬四匹牛十二頭夫百八于是共出兵車一乘。駕以馬四匹而以夫七十二人為步卒。以夫三人為甲士領之。又出輜車一乘。駕以牛十二頭。而以夫二十五人為炊守廩養等以將之。此司馬法兵車之賦。合四匹百夫。乃有兵車一乘。三甲士七十二步卒之數。而留其餘二十五人為輜車一乘。所將之數也。作甲蓋令每一甲所出之二十五夫。盡用于兵車。以其一為甲士。而別派將重車之夫。是四匹為甸。乃有四甲士以領步卒。而合三甸而增一甸之兵。賦矣。考孫子作戰篇所稱。實周司馬法之制。其言馳車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而曹公注云。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注云。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也。夫合戰車之輕。輜車之重。而乃有十萬之師。則周司馬法。甲甸之賦可見。而後世兵革相仍。軍制日變。自魯作甲計。甲而出甲。其後楚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賦雖不同。實皆益兵而增之耳。故春秋書之。以為變法。殃民之戒。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及盟何也。自國故而言。宣公事齊惟謹。其後舍齊事晉。則

齊怨成而晉援不可緩矣。今公新立。既為齊難。作甲甲。又聞齊將出楚師。因結晉過齊以固吾圍也。自私謀而言。宣公嘗與歸父謀去三桓。宣公薨。歸父以是見逐。奔齊。今季孫當國。又憾齊之納歸父。因假晉抑齊以固乃宗也。聖經教人懲忿窒慾之書。以國則忿不懲。以私則慾不窒。其失不待詞而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敗績不書戰特文。茅戎戎別種。凡敗績必書戰。而此不書戰何也。先儒謂王師于諸侯

不言敗績。明侯不可敵。王以存君臣之大防也。于戎狄不言戰。明戎不可抗。王以存戎夏之大防也。不可敵不可抗者。理之正。其敵其抗者。理之悖。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績。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是皆聖人筆削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非魯史之舊文也。然則經義止此乎。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悼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萬國禦四夷之道。經書敗績而不言戰。蓋以自敗為之詞。其自反亦至矣。不書日者。不書戰故也。

冬十月

壬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鄭襄十六。申八年。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

十六 楚
其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魯自文公末年見伐于齊歷宣之世凡二十年不見伐至是又伐我何也初魯事齊謹雖齊君易世聘會不絕及宣十七年始盟晉于斷道而怨成成元年再盟晉于赤棘而釁作齊與是役而魯亦為鞏之戰憤兵相尚彼此無善者亦不待貶而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衛師將侵齊而遇齊伐魯之師在衛是非蔑假道之禮即懷侵境之心也其與之戰而書及戰以責衛何也考其時石稷欲還而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其言亦善矣遇齊師于齊境不侵而還猶可也遇齊師于衛境不禦而還不可也則其書及戰以責衛何也按宣十七年魯晉曹衛同盟于斷道將伐齊以雪一笑之恥是固未懲其忿矣且齊不待伐而先侵之是益之忿也故遇齊師會不保境入請而遽戰焉言似公而心則私春秋責之深以至者先儒所謂性命之文也豈徒屑屑焉于其迹求之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鞏音安齊地去齊五百里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內師四卿並將若四軍然何也考其一時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而特書四卿者罪之也成公初立王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內與師而四卿並出雖無人乎公之側不恤也故將稱元帥畧其副而今四卿皆書其示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例多受伐者為主而此獨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恥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乃至焚雍門之笑侵車東至海也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齊地○齊國佐如師與楚

屈完如師其盟一也然陘之役則書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書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楚陵諸夏齊桓仗義聲討威行江漢不待加兵而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袁婁則異于是諸大夫之于齊也徒欲雪一笑之恥至于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將使齊人盡東

其畝而以齊君之母蕭同叔子為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
揖而去之卻克乃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請逮于袁婁而與盟
則及齊盟者晉也故以及齊書之若此類見制敵莫如義而力
不與焉春秋曲直繩墨輕重之權衡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取汶陽田汶陽之田烏乎取取之齊也不係之齊何也吾故田而齊侵之晉取而頒之故不係之齊也猶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而不係之曹之義也餘詳取濟西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按左氏楚師侵衛以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而不及鄭師經傳互異何也蓋三國皆以師從而陳蔡君幼強從惟鄭首附楚陵夏故經特書也高氏曰鄭從楚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前此楚大夫不書中國準矣按左氏魯衛從晉伐齊楚侵衛救齊遂侵我師于蜀我致賂納質楚人乃許平也今侵衛則書而侵我師于蜀以下

則沒而不書何耶事書其重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列而與夷狄之大夫會矣行父為國上卿不能尊君安國而危辱至此者特肆其福心而不知制也易云懲忿窒慾與時行也詩云不伎不求其用臧也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考其行事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鄆人盟于蜀按傳楚嬰齊秦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其皆稱人何也經例凡內參盟先書公尊內也次書王盟尊王盟也今王盟非他乃楚也楚僭王猶夏春秋黜之晉雖不競猶王夏盟乃用戎變夏相率服從而盟之則甚矣故皆人之也經于魯君盟會以不信而諱不書公者幽也以不臣而諱不書公者翟泉也以從戎狄而諱不書公者齊也今棄晉盟楚且以君會大夫而書公不諱又何也內以諱為貶夏盟戎君盟臣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與二十七年翟泉之盟以示貶矣此盟不諱公而惟人諸大夫諸大夫即所以人公也其示貶之意一也

癸定王十三年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鄭襄十四九年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共公固元年

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

子假覆諸郟敗諸止與皇戍如楚獻捷而經書伐不書侵且不書其敗而各書爵何也深惡鄭而怨諸侯也邲之役至是十有三年矣前此鄭忘晉救而乃即楚背晉是用蠻變夏也今此衆悔盟楚而隨即晉伐鄭乃用夏變蠻也蓋蜀盟相率從楚至十有二國中夏之盟主遂亡故聖經與其悔過恕其逾盟書爵書伐以正之而至于如楚告捷則心滋痛而不忍言矣凡聖人慎戎夏之防而謹邪正之幾者其意曲以至如此諸國盟不慎始與宋衛背殯以吉禮從金革又不待貶而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書哭特文一條○廟災而哭禮也常事不稱宣宮者主未入也丹楹刻桷皆稱桓宮主未入不舉諡故稱新宮禮練而作主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而緩于遷主其

不恭可見而因以遇災而哭亦非禮之經矣或曰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主也雖未入而哭不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于斯食于斯會族屬于斯事死如事生哭之禮也主未入未得爲宮况以緩入主致之而自貽伊戚也哭何哉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幣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考諸經無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矣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降殺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七月而後葬故知二人之益其侈而棄君子惡其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先君在殯而君若臣若大出境以從金革哀情忘矣顧淫侈以耀無知則惑也下逮漢窮民力以事正隴禍有不勝言者蓋世衰道微禮崩樂壞流極遂以至此春秋據事直書而失自見亦足爲永戒矣

夏公如晉

傳謂拜汶陽之田也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不朝京師受王命歸而即政而以拜汶陽往朝于晉亦悖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張氏曰汶陽田疆場之令不出于王今爲此拜賜晉儼然受之矣而八年春復使此田歸于齊

齊大戚公

卷八

五

不徒納侮于晉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故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比國自圍邑八條始此魯自圍邑七條始此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按左氏取

汶陽之出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將用師環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止甲稅役日益重矣所以棘雖復歸故國不願為之民與然則上之人當修德以集民而不可殘民以毒眾也亦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虜咎如赤狄別種虜音祥咎音臯○家氏曰楚方蹂躪中原晉不務

修霸業圖其遠者既滅潞氏又殄甲氏及留吁復興此役何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來聘始此聘盟五條始此○來聘而盟傳謂尋舊盟也劉敞謂諸侯有聘無盟聘

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專命以干先王之典也及者公也而不言公又以譏公之越禮而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鄭舉號之義亦未詳據張氏亦謂報復不已而狄之也范氏陽氏謂鄭從楚而伐衛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

也不于伐衛貶者惡不積不成名也何氏及程氏謂鄭附于楚數侵諸侯一年而再伐許自此戎狄比周為黨故狄之也陳氏謂楚之伯鄭為之自齊桓爭鄭于楚桓卒鄭始朝楚至辰陵鄭率諸夏而事楚至楚敗晉于邲乃盟十有二國之諸侯于蜀矣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任也今以義推之亦皆未安惟杜氏謂為闕文者得之

甲定王二年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

共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來聘四條始此○傳云通嗣君也

晉火成公

卷八

六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傳云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是為武仲

公如晉按傳晉侯見公不敬張氏謂晉勝齊而驕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鄆魯西邑家氏謂魯有二鄆文十三年城諸及鄆為東鄆乃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晉執季文子公待諸鄆為西鄆即此所城乃近于晉者也其城之何杜氏謂公欲

叛晉故城此而為備也則其無常而勞民亦可見矣

鄭伯伐許此未踰年之君也不稱子而稱爵何也喪未踰年儼然在位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且又非有敵國之侵凌

與霸王之徵會也其忘親甚矣不應稱爵而稱之致貶絕也

乙定王二十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

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凡出例書來歸若姬似出非出也按傳三

桓夫人至是夫婦偕老皆六十以上矣况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將歸而杞伯朝已卒而杞伯逆豈以不賢出者

乎雖非以不賢出從例書之亦以考也家氏曰此與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于杞而求歸故經書其逆喪歸葬無貶

詞

仲孫蔑如宋傳云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按傳荀首如齊逆女而宣伯鍾諸穀也高氏曰此非禮之禮也

梁山崩山崩二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按詩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言梁山奕然高大為韓之鎮也而其後既為晉

滅大夫韓氏以為邑矣今書崩並不繫晉者亦為天下記異也然則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禮備矣可行乎曰未也夫降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凡古之遭變而外為此文者必有實心實政以將之若成湯之六事自責高宗之克正厥事宣王之側身修行是已徒舉其文而無其實變何可弭乎夫山川至于崩竭非小故也有世道人心之責者當惕然于斯而戒心修德以應之也亦明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在陳留封丘縣北○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請成于晉而九國

同盟于蟲牢蓋鄭服而為盟也然則是盟得乎天王崩赴告在諸侯之策不以所聞之先後奔王喪而相率私為盟會無王之罪不勝言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學者以是求之可見

丙簡王六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子元年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

吳子壽夢元年前未詳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立宮二條始此武宮謂魯公五世孫武公之宮○立武宮何也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二

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此諸侯之廟制也五世以上惟有功德則立之武公初無功德可宗至是歷九世十一君毀久復立豈即遠有終之意乎故特書

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鄭鄭音專附庸國內書取國三條始此○國而書取者猶書取鄭徐人取舒之例也凡征伐但收其土地曰取兼覆其宗廟曰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苟覆其宗廟雖邑曰滅號之夏陽書滅是也苟不覆其宗廟而但收其土地雖國亦曰取取舒根牟鄭鄭之屬皆書取是也而或乃謂國曰滅邑曰取經書取鄭取鄭之屬乃內證滅為取也項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滅而不諱也此其發明尊君抑臣之義雖其大然非經之本意矣如其說則夏陽之邑何以書滅舒之國何以書取乎蓋亦不待辨而明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氏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伯宗不可乃止而經沒諸卿不書止書孫良夫侵宋何也晉帥鄭衛羣夷之屬侵宋且將以襲衛而衛卿從晉侵宋國幾不保皆非聖人所忍言矣經沒晉不書見其無以主盟而諸國惟書衛又見其無以立國也故春秋謂之化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公即位始來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勝子傳云命伐宋也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卒弟成公踰立○凡赴卒必會葬鄭伯費不書葬何也蓋聖經削而貶之也其貶何也惡莫大于忘父逆莫甚于蔑喪四年三月鄭襄公卒而其冬鄭伯費乃以喪伐許且又非徵令迫于難免也故經例喪未踰年稱子不稱爵而獨以爵書絕其忘父且蔑喪也今其葬亦削而不書者見忘父蔑喪之人理不得葬而其討不以生沒殊也其為亂臣賊子之戒切以至矣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左氏此晉命也經不書晉而並書二卿侵宋何也責魯亦責晉也

前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逼嗣君矣又次年鄭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晉方帥師衛侵宋而又令魯侵之二卿曾不能開陳禮義各使釋憾而遽帥大衆侵之何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則此師非魯志明矣兵我國之大事邦交人之大倫而不得已聽命于人也何以能立故書二卿並將所以責魯也責魯而晉在其中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嬰齊子重也楚書大夫將始此義見下文救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云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幸背戎即華而嬰齊乃因喪伐之宜聖人卿救鄭而楚不待貶矣凡書救無不善書救鄭而伐鄭之罪著矣是役也晉楚遇于繞角楚師還而晉侵蔡楚復救蔡遇于桑隧而欒武子遂還則無戰勝之功也亦何善之有口此春秋之所以尤善欒氏也兩軍將及伐鄭之師已退而必殃民律償仁人滋戚矣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壘而楚別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服者晉悼也晉救鄭楚師還矣武子

卒不遷戮而知還也不亦可乎故經于晉侵蔡楚救蔡不書而于楚伐鄭晉救鄭則書春秋之義乃以與晉而責楚也

丁簡王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踰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

一楚共七一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麋鼠食牛三條

始此改卜牛又食特文免牛特文。麋鼠又食其角何也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則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有司免過即異變也劉氏曰鼠小虫性竊盜麋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又尊物也以小虫食尊物害周公之祀食而又食天重警之也諸說其知春秋之意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汪氏曰公即位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正月麋鼠再食角乃免牛則固不郊矣今五月又書不郊者所以起猶三望之文也五月猶三望何也禮帝牛必在滌三月正月改卜牛四月郊而望已非時矣况五月乎既免牛而不郊則亦無望可也而猶三望于五月其為失禮之中又失禮也何待言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馬陵衛地。楚頻年伐鄭以其背楚而從

夏也與莊之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而書大夫書伐經無貶詞何也猶宣九年成六年書晉救鄭而楚之伐鄭皆不待貶也况是役也晉君親合八國之君為攘戎安夏之師又非但如宣九年之卻缺成六年之欒書乎然則宣九年成六年楚子親帥師而晉惟遣上將應之諸國不與今楚惟遣將而君乃親會諸國以往其事顧相反又何也于此見楚猾夏之勢益張而晉之汲汲焉懼不克救者更可見矣

吳入州來州來小國屬于楚吳楚交兵始此。陳氏曰傳曰吳至追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晉悼將逆吳吳不至追成而至夫吳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雖罷而黃池爭長晉亦不復霸矣。

冬大雩大雩書冬何也凡經書冬皆謂其首冬猶書秋皆謂其首秋也周正之首秋七月為夏正之五月其八月九月為夏正之六月七月是皆農時之最亟故書大雩多在其時至周正之首冬為夏正之八月其時農事將成或不雨而不為災則不雩莊三十一年冬雩二年十月止書不雨是也或不雨而為災則雩此年冬書大雩是也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學者其可不考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云衛定公惡之而出奔也。

戊簡王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寅三年。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書來言貶詞也何以貶汶陽本魯田也魯失其

田不能正疆理于天王而徒恃大國之兵力脅而取之不以道也晉令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矣今復舍歸諸齊則歸之又非以道也齊貪其地晉二其命而穿亦懦于諫皆罪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弱遂以歸齊亦可傷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晉之侵蔡報楚之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害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內大夫如莒止此條。傳云逆也杜云因聘而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云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合禮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禮惟其稱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

愛宋公之聘魯侯之嫁皆賢伯姬而致其厚也而越禮踰制則非所以重大婚矣故經悉書之以示法。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殺同括稱國何也按左氏趙莊姬為趙為微晉討之以其田與祁奚後韓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則同括無罪為莊

姬譖而樂卻成之也。以見晉之失政刑甚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命三止錫舊誤作賜從公穀定作錫。成公在位凡八年矣。召伯

來錫命何也。夫嗣君終喪而入見則有錫。以時來朝則有錫。敵王所愾而獻功則又有錫。而公釋服時初未聞入見于王也。况繼見乎。且又未嘗有功以獻也。召伯以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而來錫無貶詞何也。凡書來錫則其責公之不王與王之僭賞俱于言外見之矣。其有大故乃更特文以貶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或曰亦誤文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齊子叔姬。鄭伯姬來歸。各不書卒。杞伯姬來歸則書卒何也。為九年杞伯來逆喪而

書所謂錄其本末則書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傳云言伐鄭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會伐鄭何也。罪晉而悲魯也。按左氏士燮來言伐鄭公以其事吳也。略之請緩師則會伐非魯志亦明矣。且吳初伐鄭季孫曰中國不振旅蠻方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夫當

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從諸國伐之。何義乎。經文上書晉聘下書會伐晉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又從令而不敢違不亦可哀與。

衛人來媵書來媵三條始此媵晉孕。來媵者何。為伯姬歸宋也。禮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九。故王后行則姪娣從。三國媵其從亦如之。諸侯夫人行二國媵從皆如之。今伯姬歸宋而晉衛齊三國媵非禮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天子之禮而諸侯干之是以欲敗禮矣。故述書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己簡王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十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四。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十。秦桓二十三。楚

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叔姬而書求書歸書卒。一杞叔姬而書求書歸書卒。書逆四見于經何也。凡男得

淑女以為配則可以刑家國。移風俗。女得君子以為歸則可以承宗廟。奉祭祀。叔姬行無可考。然杞伯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葬。豈非杞伯本無出叔姬之心。而叔姬自不安于魯。故逆以歸葬。而魯亦聽之乎。春秋時經書內女之來歸者

成公

卷八

三

三

三

三子叔姬書齊人來歸責齊也。鄭伯姬杞叔姬止書來歸皆責婦也。鄭伯姬有可出而齊人歸之罪也。杞叔姬無可出而自欲歸亦罪也。婦出與廟絕而杞伯逆其喪非禮也。亦所謂君子之過過于厚者與。聖人詳錄其始卒以為後鑒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

自會蒲衛地。此諸侯貳于晉。晉人懼而為會以尋馬陵之盟也。尋盟則不復貳乎信以固其盟者。不言而自喻。盟以市其信者。雖令而不行。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于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故人貴信不貴盟也。晉初令齊反魯衛之侵地。齊既歸魯以汶陽之田而魯君親往拜賜矣。奈何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乎。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有貳志也。晉侯不反諸已。恃信明義而又要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

二月伯姬歸于宋義見上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致二條止。致女者何。女既嫁婦而于時父母亦使人致而安之也。此常事何以書。致女使大夫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考宮獻羽之類是也。亦有

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厚其禮而致以卿。賢名聞于遠。故信其行而媵者眾。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子哉。此皆因貶以見褒之義也。古者庶女及非敵者之女類求為媵而為之擇賢小君即其越禮爭媵也。情亦可原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執伐何也。按傳楚以重賂求鄭。欒伯會公子成于鄧。故晉討其貳而執以伐之也。傳稱鄭使伯鬪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經皆不書何也。執鄭伯非王命。又殺其使則非伯討也。然既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待再貶矣。楚侵陳以救鄭與晉伐楚以救江無異。然削而不書者。鄭之背戎即華正也。今又以賂故會楚則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伐稱卿入稱人者。傷蠻荆之益張也。

猶二年會蜀稱卿盟蜀稱人之意也伐莒而莒潰入郚何也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人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人郚蓋莒者國都渠丘及郚皆其別邑也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鑿池築城者爲國之輔所謂地利也效死弗去者爲國之本所謂人和也莒恃陋城惡以失地利又兵至民逃以失人和此浹辰而楚克其三都亦自取也經于莒潰入郚書而渠丘潰入渠丘不書者莒潰則渠丘不足言矣

秦人白狄伐晉

伐晉何也傳稱諸侯貳故也稱人何也貳其以戎而伐夏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鬻微

盧彭濮皆與焉豈亦非與除天下之殘賊出斯民于水火雖率中外以驅之可也友邦相陵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之可乎然則晉嘗率白狄伐秦稱師不稱人而獨貶秦何也自晉而言言失義信聽讒說殺卿士其諸侯皆貳秦狄交伐宜也自秦而言言晉主夏盟秦爲楚謀以狄伐晉不宜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也連類以觀深切而著明矣

鄭人圍許

鄭以晉執其君追咎于許而圍之也圍非將身師少者所能稱人貶也張氏曰君在外而與師復怨大臣

之罪也

城中城

中城者外城之中襄十九年書城西郭則此蓋郭以內之城也其書何也穀梁謂責其外民也夫莒恃陋不設

備至使民潰而楚入郚城池之守宜固也然苟無深仁厚澤令民效死不去卽其爲守也微而潰亦不免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以上皆設險之要務也其明政刑以肅之本德禮以固之而一人心而定民志者乃體險之大用也天子有道守在四譯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舍此而求之四境猶末也中城云乎哉

庚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

十四楚共十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侵鄭何也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者黑背實生公孫剽其後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而剽亦以

父有寵愛故也此與書齊侯之弟夷仲年無異其爲後戒益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卜郊何以五也春秋書卜郊者四條年之四卜皆非禮也况又五卜乎禮凡卜不過三若卜郊不過二耳其禮于前月卜次月上旬之辛不吉則卜中旬之辛又不吉則止不卜而用下旬之辛矣所謂卜先近日後遠日也三卜至于五卜胡為乎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聞鄭立君乃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也齊人來媵亦媵伯姬也衛晉來媵九女之數備矣齊又來媵所以為非禮也况又逾年乎

丙午晉侯孺卒孺乃侯反景公卒子厲公州蒲立稱景公未卒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秋七月公如晉是行亦奔喪也傳謂晉人止公使送葬晉景喪動通國屬大夫晉侯薨公奔喪送葬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或以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以為憾而諱之則非也令諸侯皆在皆留送葬即不以為辱乎殆不知不當狂奔喪之義矣詳見宣十年如齊

冬十月

辛簡王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晉侯使卻爨來聘己丑及卻爨盟傳云來聘且蒞盟也餘見成三年

夏季孫行父如晉傳云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傳云修前好也

冬十月壬簡王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

春周公出奔晉周公名楚天子三公也○自周無出其書出何也貶之也按左氏周公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

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以天子而下與其臣盟是謂君不君既已要質明神以入矣又背盟出奔以自絕也是謂臣不臣政教不行悖逆自恣皆可見矣故書出以惡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地闕公羊作沙澤○此晉楚為成也按左氏先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

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宋西門之外盟不書鄭如晉聽成不書畧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左傳狄侵晉而不設備晉敗之也

冬十月

癸簡王十有三年

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鄭成七曹未八年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來乞師四條始此○僖二十六年魯如楚乞師猶謂小國之乞于大國也晉主夏盟

徵會討貳誰敢不從而書乞師何也列國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必以王命率之春秋之世王政不行凡諸亂討賊復命天王雖各拱以聽命初非心服也况凌夷至于晉厲帥力亦不足以假之乎經書晉侯使來乞師以卑晉侯也此聖人以義正天下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朝特文一條凡書朝王之屬三條止義見下文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

伐秦

如京師何也朝王也十二公之世朝聘會伐歲勤于道而朝王之大禮自僖公再朝踐土而外鮮入觀于京師者今何以如京師而朝蓋因會師伐秦道自王都故皆如以朝也諸侯因會伐而朝王則其先書公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何也此聖人親筆明朝王為重也占者諸侯即位喪服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天子巡狩于方嶽則朝春秋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列侯之朝覲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君臣人道之大倫至于此極聖人為懼而作春秋抑揚予奪以存君臣之義其義得存臣敬于君子敬于父天理行人欲消而大倫正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卒于師之屬四條始此卒于師二條始此宣公卒庶子成公負芻立○書卒于師何也凡君大地此不書地何也死于事書地非死于事不書地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書如京師明如京師為正也名也書自京師遂伐秦書至自伐秦明伐秦為正也實也名

實不相掩故書

冬葬曹宣公

甲簡王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申九年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

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丘公卒子犁比公密周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定公惡之而出奔何以歸也按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驪送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君其忍之故歸也書曰自晉明晉受其

進逃臣又強歸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齊姜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傳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入其郛許人平而經但書喜伐者約舉之詞其詳

不足書也高氏曰此著許之遷亦見晉之不霸也三年再伐之四年伐平圍今又伐焉使有霸主鄭敢爾兼弱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猶討其從楚何哉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宣元年書婦姜不氏此書婦姜氏何也凡稱婦有姑之詞

嫡姑書氏妾姑不書氏故敬嬴為妾姑則穆姜不氏穆姜為嫡姑則齊姜氏聖人所以正嫡妾之辨者如此其與春秋初書歸

賄仲子之義並嚴矣餘見宣元年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卒子獻公衍立

秦伯卒

桓公卒子景公○立

乙簡王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衍元年蔡景十六鄭成

卒泰景公〇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仲遂之子。禮以王父字為氏而乃以父字為氏稱仲嬰齊何也。仲遂生而賜氏而其子乃書仲嬰齊書仲嬰齊而生而賜氏之失益明矣。或曰嬰齊為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于是使嬰齊後之而以王父字為氏也。夫弟不可以後兄如其說也。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不特昧仲遂生而賜氏之本末而其失春秋之義亦甚矣。然則歸父何以不書仲歸父而書公孫歸父乎。曰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事相連也。歸父如晉未復命而奔不得世其卿矣。因以公孫歸父書之以不得世卿因書公孫而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失更無不明矣。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左氏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餘見下文執曹伯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書晉執諸侯歸于京師者二條而此獨書晉侯之爵者伯討之正也何以為伯討之正以僖二十八年執衛侯歸于京師而晉侯稱人知之也。執衛侯歸于京師正也而為臣以執其君非正也。今執曹伯非其比矣。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方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而公子負芻遽殺太子自立其罪著矣。晉侯以義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春秋執諸侯未有得正如此者。故獨褒之也。然則一無貶與高氏云戚之會將討曹伯弗與盟可也。假他事為會而盟既盟而執之可乎。本文一無貶而合上文則貶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美惡不嫌同辭此可以知春秋之教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為鄭從晉盟而伐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經書奔而即反者二人宋華元鄭良霄也良霄即入鄭不

再書鄭良霄而華元即歸宋再書宋華元繁而不殺何也重其正也元之為正何也按宋六卿魚石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此元之志于正也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此元之行其正也正而著之故以是時奔是時歸而詞繁而不殺者獨此與山不書氏背其族伐其本也魚石自止元而出奔亦庶乎過中之仁矣而其後乃據彭城以叛君何哉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鱮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殊會吳五條始此○吳以號舉而殊書會何也外之也會王世

子于首止而殊會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善道于邾于向于黃池而殊會外戎服不使與諸侯敵也夫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又周之伯父也今以號舉而于會猶外之者罪其雄長蠻方僭稱王號而自絕于先王也成襄之闕中國無齊晉大國亦皆東向親吳聖人蓋傷之矣經義深切而著明也如此

許遷于葉

葉音攝許邑近楚○高氏曰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也陳氏曰許願從楚雖楚遷之猶自遷也

故遷葉以公子申遷夷以公子棄疾遷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書之張氏曰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驅戎以求安著其失也

丙簡王十

十有六年

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

年秦景二楚共十

春王正月雨木冰

書木冰特文○雨而木冰何也雨者融陰陽之

和氣以潤澤于草木者也今將至地乃冰著于木明陰陽暴失其常而寒太過也○高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草相反

春秋成公

卷八

七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卒子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書伐而經書侵何也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今附楚加兵于宋自是與楚同病

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音黠。傳云將伐鄭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鄭地。晉以中國攘外戎而書及戰以責晉何也是時兩軍相抗晉勝亦幸爾

幸非持勝之道也况范文子立于軍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蓋審其德也不是之聽以邀一勝其後楚益張而晉遂怠馴至釁生欒郤國內大亂蓋可傷矣聖人謹華戎之防而尤審德力之用故書晉及以責之也不書楚師敗績而書楚子者楚子親集矢于目身傷為重故不書楚師此亦君將不言帥師而君不書師敗績之義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殺側稱國猶殺得臣之義也然城濮之役楚子怒得臣之不用命而又使之是自棄

其師與將也今君臣同軍將以救敗而側醉不能見是負君也而亦以國殺書何哉側素忠而善謀今已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聽命而不幸有此一眚也王亦飭戒其改過可矣而遽以意示之死且又偽止之也豈人君用人之道哉

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沙隨宋地書不見公特文。會而不見恥也聖經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出奔則書孫見執則書在己而盟外臣則沒公而書及叛盟而欺盟主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存人臣之禮然則是會晉不見公曷為直書不諱乎曰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是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非禮忒也晉聽僭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曾子嘗問大勇于夫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公何歉乎直書不見公而不諱者示後世以君子自反之道守身應物之本也其乖訓大矣餘詳下刺公子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侵伐五條始此王臣會伐三條始此尹子周卿士

子爵。以王臣而會諸侯伐國何也。自其名而言。王命卿士率諸侯以討不服。乃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以正邦國之法。雖桓文之伯烈不及矣。此天下之大順大治也。自其實而言。晉侯上挾王臣。下牽羣侯。以爭雄長。其三伐鄭。遣卿四出乞師。而因以役王臣而為之用。下失之亢。上失之替。果以王命與師。何失德乃爾乎。此天下之大逆大亂也。聖人深欲以逆從順。以亂反治。故于本文正其名而不欲以順掩逆。以治飾亂。故于上下文存其實。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先儒謂春秋為化工。信矣哉。高氏曰楚敗而鄭猶不服。晉政斃矣。因假王命以伐鄭。而以尹子主會也。

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歸皆名。曹伯不名。王未絕其位也。王未絕其位。所以累王也。書歸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自立。晉執歸于王。不正典刑而又使復國。則不但晉無以為盟主。而王亦無以為其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止

茗音條。茗止晉地。亦聽僑如之譖而執也。詳見下

刺公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譖不行而奔也。詳見下刺公子偃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音許。魯平而盟也。詳見下刺公子偃

公至自會

上云會伐鄭。此不云至自。伐鄭何也。鄭註曰。伐而致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公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及歸。不可以伐鄭至。故曰至自會也。愚按書至之義。二說不同。以明

秋公至自會。推之。註說為合。蓋公固未與。而是會實未成。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內刺二條止。刺偃何也。疑偃也。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于鄆。陵

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墮。申宮微備。使孟獻子守于公宮。而後行。宣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犇訴公于晉侯。晉侯乃不見公。此公疑偃之一也。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又使告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晉人乃執季文子于茗止。此公疑偃之二也。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謂卻擘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之情而盟之于是歸刺公子偃而偃乃以疑受殺矣偃以疑受殺不可謂刑而內殺皆諱書刺不失實耶經例殺大夫概不日而此書日義固見矣

丁簡王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衛成公會孫○傳稱鄭子駟侵晉虛滑衛括救晉而侵鄭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

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猶前秋會伐之意也益一單子矣概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詞左氏曰尋戚之盟也穀梁曰謀復伐鄭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盟也王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盟自是習為常矣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吳氏曰方欲聲伐鄭罪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故書至自會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率見之國氏召謫之靈公歸自會孟子請曰高鮑將不納公于是

別鮑率而逐高無咎也

九月辛丑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書用郊也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伐有罪宜糾率諸侯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耶盟主乞師已為卑况以王臣主兵而言乞師其卑王室甚矣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亦前會伐之意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至是乃書至自伐鄭明前此未嘗伐也按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而經不書圍者時楚公子申救鄭不成圍而還也晉三假王命以伐而不能服鄭中國之不振可知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脰市軫反嬰齊公孫聲伯也○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

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公羊曰非此月之日曷以此月卒之也
前此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今歸至狸脹
而卒得君命然後卒之也廬陵李氏曰二傳小異而大同獨杜
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紀夢亦誣也愚按李氏善矣陸氏亦謂
有誤而二傳不達也今以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十一月當有壬
辰壬寅壬子之三壬及丙申戊申之二申而干支或一誤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音躍且音狷定公卒于宣公輕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殺三卻何以書國也范文子嘗言外寧必有內憂厲公侈多外嬖反

自鄆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錡犇既多怨于嬖倖樂書復譖至而殺之也觀至將死猶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上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即其言可見其賢矣乃為嬖倖譖之死何哉故以國殺書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國偃姓

戊簡王十

十有八年

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十子二年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

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孰殺胥童蓋樂書中行偃殺之也胥童與長魚矯為君之嬖倖既與書謀

殺三卻矣今又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故二子殺之君無道而用事者相殺故一以國殺書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弑弟悼公周立○討賊春秋之大法

嚴其所不當討而釋其所當討也故卿大夫弑君不但討里克微舒崔杼審喜陳乞即趙盾亦討之公子公族弑君不但討州吁督無知萬商人即公子歸生比亦討之世子弑君不但討商臣般即許止亦討之凡以順天定罪嚴其所當討也今樂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弑公以車一乘葬于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而不獨罪樂書何哉聖人無私與天為一子盾止歸生比猶討之嚴者以臣道責臣而于樂武子乃責之寬者以君道責君也學者知聖人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之義相維而不相悖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聖經豈釋書之為賊者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殺國佐何以書國也慶克通于聲孟子高鮑且以譖得罪矣况國氏乃召而謫之者乎殺

而書國罪
累上也

公如晉傳謂朝嗣君也嗣君在戚初非受朝之時鄰國聞喪止有遣弔之禮公親如朝而晉受之亦直書而罪見也餘

詳宣
十年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伐宋以納魚石猶入陳以納孔寧儀行

父也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寧行父不可納其納非也但書納而納與所納者之罪皆見矣魚石似可納其所以納尤非也但書納而納與所納之罪不多漏乎楚納寧行父納之斯已耳楚鄭其納魚石而為伐宋取邑是使據地以偏君也故書伐宋復入于彭城也然則不書入以叛而且書入而冠以復何也凡書入而冠以復者義未甚絕之詞綜春秋來人臣去國書歸于國者其事順歸而為臣也書入于邑以叛者其義逆叛而不臣也而書入于國入于邑而不書以叛者則順逆互相見故書入以叛者絕之書入不書以叛者恕之而其中不書以叛而得書復入者則恕之而正以絕之也二臣據其事不止為叛而本其情則初非為叛石之止華元也甘白受罪以定國而盈之患州賓也謀欲討惡以正家蓋其義近正而情亦可憫矣以一念之不自固而罹惡至于如此則經之不絕之者乃所以深絕之與此聖人欲人謹之又謹以遏人欲存天理之意而周子所謂幾善惡亦此也先儒謂春秋為性命之書有以哉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傳云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杞朝六止此○傳云勞公且問晉故也公告之于是驟朝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傳云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築囿三條始此○春秋此興作雖時且制猶書重民力也苑囿之娛乎古聖賢臺沼禽魚與民偕樂芻蕘

雞兔上下同之而今築而為囿是為阱以厲民也成公自朝晉而歸見大邦來聘小國交朝遽自以為安而苑囿是肆所謂國家闕暇及是時般樂怠放者此矣是後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皆自此始嗚呼可不謹與

己丑公薨于路寢宣公薨子襄公午立

冬楚人鄭人侵宋按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而經不書楚卿救伐而書人書侵者貶其黨叛

以陵宋也是役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欲得人莫如勤之成伯安強自宋始矣于是晉師救宋而楚師還則其不書晉救又何也削楚救與伐而書侵則貶楚鄭而與晉可知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乞師五條晉乞師四條止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打他丁反虛打宋地○左氏曰謀救宋也于是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卷之九 胡傳原本姜兆錫參義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簡王十三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衛獻五蔡景二十鄭成十丑四年崩元年三曹成六陳成二十七杞桓六十五宋平四秦景

五楚共十九吳壽夢十四

春王正月公即位義詳文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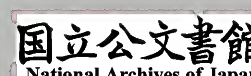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按左氏非宋地而追書也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而書圍宋彭城者聖人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成之三

百乘矣易為繫之宋也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郟鄭地

此與伐楚次陘事異而情同也齊率諸侯同伐楚而次于陘此晉自伐鄭而諸侯自次于郟其事異矣則其情同何也夫鄭從



楚助宋臣以虐其君不可謂義則晉伐鄭固以攘楚之義宣命于諸侯而諸侯次鄆亦以攘楚之義待命于伯主矣此皆所謂度義而行之者也。是役也傳稱秋楚子辛救鄭侵宋而下文書侵不書救者楚念小國之附因與救鄭而侵宋此私情也而鄭守先王之化不可棄晉而從戎此公義也常人不能以公義勝私情而聖人不能以私情虧公義則鄭不得寬其從楚之情楚不得予以救鄭之義經所以削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壬夫即子辛義見上

九月辛酉天王崩簡王崩于靈王泄心立義見下文

邾子來朝義見下文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剽匹妙反。朝若聘禮也左氏謂凡諸侯即位

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也。然以上文觀之簡王崩赴在諸侯之策矣。諸侯不以所聞之先後奔王喪而邾方來朝衛晉方來聘其于王喪若秦越人視人之肥瘠也非禮甚矣。而乃以為禮何哉。後世喪紀益廢臣蔑君喪于茂父喪馴至漢唐之

至以日易月嗣君且安行之况列侯卿大夫士之屬乎其弊皆自春秋之世壞之而說經者失之也。比事屬詞春秋教也學者

其可忽乎

庚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

其二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義見上文

鄭師伐宋傳云楚命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襄公之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踰古困反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杜氏曰侵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氏曰謀

鄭故也時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善之是也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猶言齊歸也

叔孫豹如宋傳云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材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虢之邑滅于鄭卽制也齊桓嘗三率諸侯爲邢衛杞城國都

矣虎牢初非鄭都且晉方侵鄭謀鄭何以率衆而城之也其邑猶虞之下陽爲巖險要害之地鄭有險不能守故諸侯城而逼

之也齊桓有救亡之義而不無專封之嫌故深美其義而婉諱何也齊桓有救亡之義而不無專封之嫌故深美其義而婉諱

其嫌正所以美之也若城人邑而逼之則功無可錄而罪亦不容掩矣况上文三國侵鄭又六國會謀鄭今又十四城鄭其人

之多寡又有不得不詳者乎然則鄭無貶與鄭棄夏從楚罪有可討但諸侯處之甚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郭溝池

以爲固又六君子之所謹也鄭本攘人邑而又以其禮失焉是違何道哉故虎牢不書鄭兼責鄭之不能存也而聖人本末主

輔之義疎如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申何以書國殺也傳謂申爲右司馬多受外賂以逼子重子辛而楚殺之則申有罪

也然而猶以國殺書者所謂雖有罪惡專殺也

辛靈王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

七年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楚七伐吳始此

公如晉社註謂始卽位而朝也按禮嗣君三年喪畢而朝于諸侯所謂世相朝也然是年公方六歲王則不朝而朝晉

抑惑矣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因朝而盟書地特文檮救居反長檮晉地

朝盟而書地所以未減晉侯也汪氏曰魯朝晉而盟者四文公三襄公一也晉襄首以陽處父盟文公次自盟文公又次晉

蓋自盟文公皆不書地蓋卽于其國都也惟晉悼猶謙而不倨特去國都與襄公盟故書地也是以能復霸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按左氏是盟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也。首列單子者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假王命以求諸侯也。蔡止之盟宰孔不與而特書諸侯盟以別之。今單子同與盟見悼公躋王官于諸侯所由與齊桓異矣。會與盟異曰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舉重也。張氏謂其事不足于揚不得與蔡止首止再書地同也。夫晉自悼公繼興霸業尊王攘戎比于桓文可謂盛矣。乃比事屬詞初不及乎首止蔡止之烈也。况不及悼公者乎。卽是以推而孟子所云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者意亦畧見矣。欲修吳好而吳不在會者傳謂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也。結吳將以擯楚耳。而吳之凌中夏亦不啻一楚也。可勝歎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此。大夫與大夫殊會特文。此陳服而盟也。曷為殊盟為其與陳袁僑盟也。以其迹言大夫不得與諸侯盟而大夫自為盟禮也。以其義言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且以眾大夫而盟一大夫非禮也。春秋之意美惡不嫌同辭。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許事楚不會于雞澤故也。餘見成十四年伐許。

壬靈王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辰三年。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立。陳侯名午而魯襄公亦名午。春秋作于哀公之世。襄公

哀公之祖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于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者名所獨也。春秋參文質之中。以尊親言。如公弑書。惡不地。出奔書。孫大夫殺書。卒書。刺之類。事有當諱而猶諱之。况于君之名乎。所以放其文也。以事文言。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名可不諱而卽不諱。况于人之名乎。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至以諱易人之名。與易人之姓。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考。諂者獻佞以

春秋襄公

卷九

四

為忠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高氏云為郈故也傳謂報知武子之聘者失之夫來聘越四年且公已親朝晉矣尚待報乎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妣杞姓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尊妾母為夫人葬以小君與成風敬嬴而三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巳葬我小君定妣

定諡也

冬公如晉

傳謂如晉聽政也然童子侯王猶不朝矣比年勤于晉且又母喪也是亦不可以已乎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侵陳而陳圍之也

癸靈王

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三曹成十四陳哀公潞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八秦景九楚共

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云通嗣君也

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

內大夫同外世子如聘特文○如晉何也傳謂穆叔觀郈太子于晉以為屬邑

也借世子而不書及何也貶也禮諸侯之世子旅見于王則以皮帛繼子男今邦交之禮而以郈世子次魯大夫之下非禮也

故直書以示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善道吳地○經例內參會應稱仲孫蔑會某某于某今魯衛二

卿並列而特稱會吳亦外吳也然則曷不稱魯卿及衛卿會吳也殆省文也註謂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也餘詳下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何以書國殺也楚人討陳叛之故曰由子辛實侵欲焉則殺壬夫亦殺有

罪也書國殺亦所謂雖有罪惡專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郢人于戚公至自會

戚衛地。○按左氏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不書盟為晉諱也

晉楚爭盟而與吳盟恥也然則鍾離善道之會吳舉號而殊會戚之會何以稱人而同會也傳稱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于是晉先使魯衛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則鍾離與善道之會皆諸國往會而主吳戚之會乃吳來會而不為主也吳來會而不為主則進稱人而同會以其順也諸國往會而主吳則貶稱號而殊會以其僭也聖人予奪之情見矣春秋中外之義明矣郢人來會傳謂穆叔以屬郢為不利使郢大夫聽命于會也

冬成陳

書成陳與之也經三書成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成衛此襄五年諸侯成陳又十年諸侯成鄭是也而獨與成陳何也

公子買為楚成衛晉討之楚救之魯殺買以說于晉而為諉于楚曰不卒成也經但書魯成衛而不書楚之救衛不與其成易明也諸侯成鄭逼鄭也經書諸侯成鄭而復書楚之救鄭不與其成亦易明也今諸侯成陳楚爭陳而諸侯復救之經上書諸侯成陳下書諸侯救陳而與其成亦易明矣程子謂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至以救陳善之也家氏曰既成之楚伐又救之善晉也餘見宣九年

成六年七年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子宿嗣是為武子。○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

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其忠也高氏曰文子歷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文子沒其子宿嗣而後城費作三軍之屬因之則知文子雖專國而僭亂未敢也故季氏之強萌于僖大于成熾于襄昭極于定哀也

甲靈王六年

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午五年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

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句立

夏宋華弱來奔

何以奔也傳言華弱與樂轡少長相狎優轡以弓

其非刑矣

襄公

卷九

六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傳云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鄆未滅何以書滅穀梁云鄆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欲立其姪也故

書莒滅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不在莒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曰鄆固足責也莒以其子為鄆後而滅鄆祀以有其國其與黃歇進李園之妹于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迹雖殊而心則一也春秋特貶以絕之有以哉

冬叔孫豹如邾

如邾止此條○傳云如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

傳云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也趙氏曰前年會戚已命鄆大夫聽命

于會即明不私屬魯今鄆亡自不關魯事何故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往見伯主耳思按鄆書滅以其立異姓為後非國滅也無論屬魯不屬魯其不以亡鄆來討明矣蓋季孫擅國自往晉見而因以鄆故語之與當詳體之詞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已靈王七年 晉悼七 齊靈十六 衛獻十一 蔡景二十六 鄭僖五 卒 未六年 曹成十二 陳哀二 杞孝公 句元年 宋平十 秦景十一

楚共二十五 吳壽夢二十

春邾子來朝

邾朝二條始此 傳云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卜郊合于四月而左傳孟獻子論此年四月之卜郊為後時者何也魯

無冬至大郊之禮而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則夏正之正月固周正之三月也考左傳家語皆云啟蟄而郊而漢大初以前以夏正二月啟蟄之節為正月之中氣則夏正之二月乃周正之四月也然啟蟄節在夏正二月之望前者宜于周正之四月卜之而置閏之餘啟蟄在夏正正月之望後者不宜至周正之四月始卜之故獻子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邾朝三條始此傳云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季氏邑也。城私邑何以書于冊也。按左氏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費宰南遺因請遺城費夫文子相三君忠于公室而不顧其私及文子卒宿專國政羣小媚之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厥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帥師隨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城費乃強私弱公履霜堅冰之戒直書而義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內大夫如衛止一條。傳云報子叔之聘且辭緩故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云來聘且拜武子之言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愚按經成三年內圍棘襄元年內會圍陳皆書卿餘書君五書國一書師三書人十五皆不書卿豈李氏單指外圍而言與然圍國初非將卑師少所能也則前此書人當有君卿在而年遠逸之耳李說蓋未可泥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地。左氏曰楚圍陳會鄆以救之也杜氏曰謀救陳而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鄆七報反鄭地僖公卒弟簡公嘉立。鄭僖公

卒三傳皆以為弒則春秋何以書卒書卒明非弒也蓋傳以迹附之也夫三傳固皆謂其弒矣然據左氏則謂于駟相公不見禮而使賊弒之也據公穀則謂鄭伯欲從中國諸大夫欲從楚而乃弒之也是其言弒已相矛盾矣况于駟不見禮何至弒君而諸大夫苟不欲從又何從之至鄆而始弒乎三傳又皆謂其弒而諱為卒矣然據左氏則謂其國自諱之而以瘞赴也據公穀則又謂夫子不忍使戎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而為中國諱言弒也是其言諱弒為卒亦相矛盾矣况聖人無毀譽曾其國有偽赴聖人顧從之乎苟其時有直筆如董狐者聖人獨反是又何以為聖人乎且其病又有甚者凡經所諱者非諱而遂沒其實也聖經隱而不匿如內諱弒皆為薨而不見弒之名是隱也然內君正葬皆書地弒則書薨不地而自寓弒之實是不匿也若弒君而書卒一如他君之卒書卒于外一如他君之卒于外也其得謂之不匿乎即外諸侯不與內諱比然凡書弒之例書國弒與書國人弒與書閭弒與書盜弒此雖罪下而首罪乎上者也若書大夫氏名弒與公子書名弒與不書公子但書名

弑與世子書名弑此則雖罪上而主罪乎下者也書大夫氏名之列皆身與弑乃至趙盾以不討賊而亦書弑公子書名之列皆身與弑乃至公子歸生以不遏弑而亦書弑世子書名之列之義僖公實弑而直諱為卒公子駟實弑君而遂沒其主名所謂嚴者何在乎如公穀之義僖公既不愧為中國之君而反寬其弑之之人諸大夫既自淪于戎狄之民而反縱其討之之罰所謂嚴者又何在乎然則如何鄭伯本病瘡又以暴卒立其弟而諸傳因以迹附之也惟本自有疾故諸侯已會于鄭地而地主猶未在會惟又暴得疾故力疾得以見諸侯而疾篤卒以未見其不立子而立弟也則以諸大夫有嫌或其弟適在會而遂扳而立之耳程子嘗言讀經有二要以傳考經之本末以經定傳之真偽今諸傳狗迹沒經如此先儒趙氏李氏皆辨定其失故愚亦謹論之以為窮經者商焉餘詳昭元年楚子康卒哀十年公子陽生卒

陳侯逃歸逃三條止此。逃歸何也。陳逃會而從楚猶鄭逃盟而即楚也。而陳之罪視鄭甚矣。鄭從楚猶以王命陳從楚誰命之乎。先是諸侯既戍陳今楚來伐諸侯又救之。况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又莫不承聽也。乃不夫車做備令

太子居守親聽命于諸侯而顧逃歸即楚何哉夫義路也禮門也鄭伯逃盟猶未幾乞盟而陳侯輕棄中國惟戎蠻是懼自是中國會盟無陳焉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而失其正也特書逃歸以罪之春秋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丙靈王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申七年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謂如晉朝且聽朝會之數也汪氏曰魯襄嗣位八年而三朝晉晉悼立未十年而魯四往朝是倍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也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

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按傳主兵者子國子耳也而貶稱人何也詳見下伐鄭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止邢止故邢國衛滅邢晉又

取其地也。○其會何也。晉悼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聽命于會也。然按經文，上書公如晉，下書公至自晉，其時公在晉也，而不書公。按傳，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皆諸侯之卿也，而又皆書人，何哉？蓋內不書公，諱之，而諸國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若朝會之大，不自為政而委于下，是以名與器假人而失其政也。後此八年，涖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為盟，君若贅旒，然夫豈一朝夕之故哉？故魯公在會，而書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在會，而皆貶書人，見諸國之皆失政也。其時獨鄭伯親獻捷于會，而鄭伯乃與晉侯並書，則春秋辨上下以定民志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云：疆鄙田也。莒滅鄆，而鄆田接于魯疆界，不莒無威也。許氏曰：奸齊盟而伯討不加，問晉方患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按傳：楚伐鄭，鄭及楚平，不書平，罪鄭也。齊宣王問交鄰有道乎？孟子曰：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小事大者，畏天而保其國者也。鄭介于晉楚，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謂宜明政守禮，以保封境，而子耳子國，無故加兵于蔡，以怒于楚，不修文德而有武功，子產所謂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寧者，此也。是以鄭侵蔡，獲燹備書，以罪其生釁，而繼書公子貞伐鄭，不書鄭及楚平，因以見鄭之屈于楚而不信也。餘詳盟戲。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云：拜公之辱也。告用師于晉也。

丁酉八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春秋襄公

卷九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穆諡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其盟何也。叨鄭服也。按傳楚伐鄭子

駟及楚盟。今晉以諸侯伐鄭而修器備盛饘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以圍鄭。鄭恐乃行成。則是伐之而服。乃許其成而盟也。然考其時。土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不惟晉是聽。而或異志者。有如此盟。而鄭公子駢趨進曰。自今鄭國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則是服猶未服。即盟猶未盟也。而以為鄭服何耶。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駢言有禮。雖盟。主不得以力屈。而其時知武子以義佐君。屢與諸侯伐鄭。楚救至而不輕戰。楚師遂屈。亦庶乎善勝之道矣。故後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按傳楚伐鄭。鄭又及楚平。會楚莊夫人卒。未及定鄭而歸。而經不書平。不與鄭之與楚平也。

戊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九年。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

八異壽 夢二十一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世子光會吳于相。相音查。楚地。戚不殊會。而相復殊會何也。彼來會而此往會也。詳見會戚。汪氏曰。成

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伯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舉天下皆宗之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遂滅二條。始此。偃音福。又音通。偃陽。姪姓。國今彭城。傅陽縣。此楚之與國也。孰滅

之。晉帥在會。諸侯滅之。以通吳晉之道也。其書遂何也。貶晉也。德威未能服遠。帥諸侯涉楚會吳。而道用師以滅人國。且以其君歸獻于武宮。中國之禮義盡矣。非伯討也。或以捐地與宋。不以自利稱之者。蓋不揣其本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高氏曰。以宋受偃陽。故伐也。鄭背夏盟。而從狄伐。夏罪不待貶。

矣

晉師伐秦荀瑩主師而但書師畧之也家氏曰諸侯惟宋事晉以攘楚而棄秦以資楚失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汪氏曰屢同晉悼之盟而屢乘間伐之其無忌憚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此悼公三駕之一義見成鄭救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五條始此書盜殺四條盜殺大夫三條並始此稱盜何

也惡盜也左氏謂求名而不得也又惡上也穀梁謂弗以上下道也惡盜亦惡上何也按左氏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洿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夫五族微矣作亂專殺罪固不勝誅矣然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方將談笑折衝為國屏翰乃至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于朝亦何以解哉故稱盜者惡盜亦惡上也騑當國

發為司馬輒為司空皆不書爵何也盜殺例不書爵也。註曰不稱某殺其大夫某而稱盜殺某明其不以上下之義例為言也蓋言國之政教不明致盜為患也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城虎牢不繫鄭成虎牢則繫鄭何也深罪諸侯也向城虎牢雖

罪諸侯然猶謂鄭不能固其疆圍將城斯邑使守之而絕楚道以為蔽爾至是伐而復成則駐師扼險以逼之者彌著矣故既以虎牢繫鄭明非諸侯所得有而又書楚救鄭以嘉之嘉在楚則罪益在諸侯矣蓋鄭從楚而諸侯伐楚義也楚猶救鄭而諸侯不能保鄭非義也晉悼令主也而微文互見如此故曰春秋化主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公至自伐鄭

己丑王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公室之始也三軍魯之舊也何以言分公室之

五楚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作軍特文。何言乎作三軍也此志三家分

始乎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僖公時史克頌其復周公之宇而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者謂千乘為大國車賦之本數法常用十萬人可作八軍而約用其三之一車三百七十五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以制三軍詩人或言千乘或言三萬蓋互言之故知三軍者魯之舊也然車謂之公車則臣無私乘徒謂之公徒則臣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北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乃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分其一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也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至于此極春秋通書其作與舍而昭公之失國定公之無政皆滙于此凡以見政權之不可去公室而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義並見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宋非果侵宋也乃鄭疲于晉楚欲固從晉而為是謀也欲固從晉則謀侵宋

何也按傳鄭大夫曰不從晉國且亡晉亟爭鄭楚將避之何以使晉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從晉也于是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之師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從晉矣故侵宋也然則鄭計得乎此傳也非計也夫疲于晉楚子產困于侵蔡獲燹時見之矣與從諸大夫之役孰若從子產之正且此計後如響應者亦幸晉悼能以誠格其詐耳不然吾見相尋于干戈未已也故曰巧詐不如拙誠善矣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義見下文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亳城鄭地。此諸侯自同盟而鄭未與也何以

見鄭未與乎悼公五伐鄭元年伐鄭遂城虎牢而未服九年伐鄭雖同盟戲而又叛自是三駕興而十年伐鄭成虎牢及此伐鄭盟亳城皆成而未盟惟此下伐鄭會蕭魚始與會以盟耳蓋前此戲之盟鄭公子駢為載書後此蕭魚之會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盟皆甚明而亳城之載書止稱十二國是亳城鄭不與盟一證也蕭魚之會書公至自會而餘皆書公至自伐鄭是亳城鄭不與盟二證也盟戲後楚子伐鄭會蕭魚後楚執鄭使而盟亳城之月鄭乃從楚伐宋是亳城鄭不與盟三證也舊或謂亳城鄭亦與盟又或謂戲與亳城皆不與盟蓋未考與

楚子鄭伯伐宋鄭從楚伐宋何也鄭成而未盟是以從楚初非鄭既盟而即叛從楚也故毫之載書曰或聞茲命羣神羣祀七姓十二國之祖殛之十二國謂魯晉宋衛曹齊莒邾滕薛杞小邾也若鄭與盟則十三國矣自舊說失考而并上下之義亦失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三駕之三蕭魚鄭地。書會伐鄭何又書會于蕭魚也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而鄭又使王子伯駢行成也傳稱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不書盟而約書會蕭魚于伐鄭入盟之時見鄭未即可信而晉悼能推誠以信之也方行成而先入以盟既出盟而同心以會而又禮歸鄭囚以優之納斥候禁侵畧使叔駘告于諸侯以困之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以釋楚故三駕而楚不能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故下亦書公至自會而與毫城以上書至自伐鄭者異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字伯有公孫輒之子。傳謂鄭使霄如楚告將服于晉而見執也杜氏曰古者兵

交使在共間所以通命示整也執之譏也既成而復告故書在蕭魚下汪氏曰前此悼公四伐鄭始而盟戲則楚子伐鄭繼而滅虎牢則公子貞救鄭又繼而盟毫北則楚鄭伐宋衛至會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高氏曰秦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也家氏曰是役也戰于櫟晉師敗績而經畧晉敗不書不與秦之為楚

也

庚子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

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自救其邑二條

始此書遂入特文台音胎魯邑今瑯琊費縣有台亭。凡救皆救鄰國也救台救成則自救也圍台而救台情迫矣其遂入鄆

何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宿之壇而惜公之替也古者命將得專闕外此為境外言也台在邦域中而專之無君也昭見逐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乘即壽夢也壽夢卒子諸樊立。吳書卒例不書葬猶楚書卒例不書葬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汪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也。

公如晉

傳謂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氏曰大國一使聘即親往拜是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辛靈土十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

丑二年

十有三年

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

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

一卒吳諸樊遇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郟音詩小國今任城亢父縣有郟亭。按傳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也以救始而以取終其惡不待詞而顯矣。

或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婉其辭。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防臧氏邑也。○李氏曰莊二十七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也十七年齊高厚帥師圍臧孫于防則城防蓋為疆事之

備與

壬靈王十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奔蔡景三

寅三年

十有四年

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

十七秦景十八楚康

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董丑邁反向鄭地。○為吳謀楚而會

也魯書兩卿晉鄭各一卿餘皆書人何也晉盟主也魯敬命二卿會晉故列書于會鄭書公孫董蓋會于其地而為主耳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皆慢不懾故人之也然則魯使以兩卿可乎凡君命使卿為客大夫為介使舉上客禮也季孫宿以

卿爲介而不嫌叔老以卿介宿而不避蓋交譏之矣雖皆自是輕幣而益敬其使安得以此而失君命使人之體哉美惡不嫌辭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謂報櫟之役也齊崔杼宋華閱不書貶也汪氏曰

此晉秦七十年之兵爭所終也是役也十三國帥重兵以壓秦境而將各異心功績茂有蓋悼公怠于晚政而諸卿專恣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

獻公衎奔姪塲公剽立○衛侯衎失地不名非寬衛衎以深罪孫林父與甯殖猶衛侯鄭

失地不名非寬衛鄭以深罪晉文也故凡奔歸不曰獨此奔歸皆曰聖經重二臣出君之罪以深爲亂臣賊子鑒者亦明矣然

則春秋出其君者多矣而獨深罪林父與殖何也逼君莫此甚也考公之未出而使子矯于伯子皮來盟則皆殺之又使子展

又殺之公既出又追公而敗公徒于阿澤庚差二人又追射公若非其師公孫丁御公則公爲戮矣人春秋來出君者多矣罪

有加此者乎溯其始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囿文子之子蒯入公飲之酒而又歌巧言以怒之

公固失矣公之出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夫人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也公之爲失又不能掩矣然以二人逼逐其君至于

此極而使無特文以討其罪曾誅亂臣賊子之義而出此哉夫君君臣臣此兼責君與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

尤專責臣之義也故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之冊曰甯殖出其君而聖經不直書孫奔出其君甯以君自

奔爲文者以兼責君也若失地不名奔歸皆特書曰者則深責臣也此春秋之教比事屬詞而所謂非聖人莫能修者也或乃

不貫全經而輕爲之詞以自相矛盾也亦率矣

莒人侵我東鄙

傳云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傳謂報庸浦之役也按是時吳不出而還于囊殿吳要擊而敗之獲公子宜穀而經

不書者畧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戚孫林父邑。○于是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實為之悼公之德衰矣。

癸靈王十有五年晉悼公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奔十九殤公

十一年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聘盟書地特文聘盟六條止

此○猶朝盟書地之義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如齊逆不書歸京師何也畧詞也大昏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而以畧詞書何也

劉夏士也土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故畧之也夫卿往逆公監之逆后之禮也傳稱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單靖公公也劉夏為官師明非卿也經書劉夏而不書單子所謂合禮則不書不合禮則書春秋之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成遇皆魯地○何以伐我圍成為我貳于晉也書救成至遇明公畏齊不敢至成也郭者成之外城其城之何也為成衛也此

孟氏之邑也何以叔孫季孫城之以備齊為名也春秋凡書城築皆以勞民為重務而凡帥師而城者尤大言之也况二卿以師城之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傳云邾伐我告于晉晉將為會討邾及莒而晉侯有疾乃止也高氏曰邾貳晉與齊而黨于莒

故來伐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悼公卒于平公彪立

甲靈王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奔二十殤

辰五年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闕反水名。諸侯在而書大夫盟何也志變也大夫至會盟征伐久矣僖

公牡正之會諸侯既盟而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襄公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其會盟征伐猶自諸侯以及大夫也今諸侯皆在而獨書大夫盟非其比矣書大夫而不名又何也亦變也大夫專政亦多矣前此二年春正月會于向為十四國之大夫夏四月會伐秦為十三國之大夫冬會于戚為七國之大夫其會盟征伐大夫皆專之國史猶以其名責之也今概言大夫而不一名亦非其比矣蓋晉悼沒晉平初立盟主未震而大夫益張巨惡積于至微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而廢晉靖公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示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二條始此。傳謂以我故執以歸也凡執有不以歸以歸未有非執者也然伐敗入滅而書以歸易詞也服而以歸也但書執以歸不易詞也未服而執以歸也凡伐敗入滅而書以歸者始執之而後自從以歸耳故猶為易詞而經概不書執也若伐敗入滅而又書執以歸則又易而不易詞矣

京師而執以歸已則不正而以討人非正也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已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此許請遷于晉晉會諸侯遷許因許悔而伐之也晉王兵曷為首書會鄭伯也陳氏曰春秋不以大夫正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李氏曰士穀王垂隴趙盾王新城而書宋公荀偃王伐許而書鄭伯一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云穆叔如晉且言齊故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勿敢忘穆叔曰敝邑之急

春秋襄公

卷九

大

朝不及久比執事
之間恐無及也

乙靈王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奔二十一殤三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三陳哀十三杞

季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
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子邾子貜卒邾音坑宣公卒子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高氏曰陳自逃歸以後不與中國盟會宋因請于晉而伐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石稷子因田及曹境被詬而伐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魯地并縣東南有桃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防臧紇邑。傳云齊人以未得志于我故齊侯伐我圍桃高厚圍臧

紇于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高氏曰華臣大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陳乃宋讐而奔焉尤

也非

冬邾人伐我南鄙杜氏曰齊未得志于我邾助之也薛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讐也

丙靈王十有八年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奔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卒陳哀十

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書來猶介葛廬書來之意也劉敞曰戎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諸侯則不得通也周公致太平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敗盟伐曹宜討也而晉因其為使而執之則非矣故書行人以罪之

秋齊師伐我北鄙師穀作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書同圍特文。凡圍未有晉同者。此書同圍。齊何也。齊侯環背盟棄好肆暴虐鄰。凡五來侵伐。不見報而橫逆未已。視凡與兵構怨者有加焉。故同圍之也。同圍齊則其以伐齊致何也。大其伐之義而免其圍之罪也。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叛晉。即楚而起楚師以去之也。

丁靈王十

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奔二十三。殤五。未八年。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

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齊邑。今齊州禹城縣。○圍齊之諸侯還自沂上而盟也。其盟詞曰。大毋侵。

小語其詞。則亦善矣。

晉人執邾子

傳云以其伐我故也。

公至自伐齊

義見上。

取邾田自鄆水

鄆音郭。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至高平湖。陸縣人泗。○蘓氏曰。成二年書取汶陽田。不言

齊田。魯地也。此書取邾田。明非魯地也。家氏曰。左氏云。疆我田亦復舊疆也。而經云取邾田自鄆水。蓋因復舊疆挾諸國之威。

多取田于邾也。愚按邾雖有病魯侵疆之罪。但已為魯會伐齊罪。應未減。只責令歸舊疆足矣。執之而多取其田。則甚矣。且亦非所謂大毋

侵小之義也。

季孫宿如晉

傳云拜師也。高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傳晉欒魴帥師從伐齊。而經不書者。貶之也。高氏曰。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衛奔于

齊。霸主不討林父而反。與伐齊。霸業可知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齊地書乃還特文。書乃還何善之也古者

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帥師權其義而制之所以成君德也世道衰暴行作利人難以成其私者眾矣士句乃有不伐喪之義謂非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句曷不墾帷而歸

命乎介也曰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猶欲墾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專制境外不從中覆之意矣况喪必不可伐又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哉故知聞喪乃還之

為善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文伯之子孟獻子也子速嗣是為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殺厚何以書國也厚輔孳易嫡雖亦有罪然廢嫡者君而崔杼殺之已苛矣况又殺而分

其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殺嘉何以書國也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嘉知而不言既又起楚師以謀去

諸大夫楚師至于純門至是嘉專國政而子展子西率國人討之則嘉亦有罪矣然不能正以王法與眾同棄是私也况亦利

其室而分之乎故稱國也

冬葬齊靈公齊靈數伐我而往會其葬可謂仁而有禮矣

城西郭西郭國都外之西郭也何以城之畏齊也汪氏曰觀此則所謂中城為魯國都之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柯衛地後屬晉今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此齊及晉平盟于大隧而穆叔

會范宣子于柯也高氏曰魯猶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也

城武城武城魯邑今泰山南武城縣。何以城之穆叔謂齊不

一城矣舍本而取末是疲民也厥後子游宰武城而以禮教民善矣夫

戊申靈王二十一年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奔二十四虜六蔡

申九年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左氏曰及莒平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音婣澶淵衛地在頓北縣南左氏曰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許氏曰祝柯以來既執其主又取其田而今復伐之甚矣况澶淵方盟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履出奔楚稱國殺何也燹守義而見殺也其守義何也按

左氏初蔡文公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文公畏楚未及行而卒景公立楚人使蔡無常燹求從先君以利蔡可謂義矣而用事者乃不順焉而殺燹何哉傳稱蔡人殺而經稱國殺凡此類皆聖人以義起者也公子履其母弟奔楚將以自理也然身不能正國退而遠害可矣乃反懼禍而即于戎乎罪亦不免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何以奔楚也按左氏慶虎慶寅畏黃之逼譖黃于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于是楚以

為討而奔也書陳侯之弟者罪累上也書奔楚猶燹奔楚自理之意矣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政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陳

哀力不能正也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繼好息民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傳云報向戌之聘也汪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不遑朝聘雖向戌宋人未報也

今始平于齊遂交鄰以尋舊好耳

己酉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奔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

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傳謂拜師及取邾田也拜師謂拜伐邾之師取邾田謂拜反田之命

邾庶其以漆聞並來奔以地奔三條始此庶其邾大夫漆聞正邾二邑今山陽南平縣有漆亭又有閭

正亭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

春秋襄公

卷九

三

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雖小國之大夫必書以謹之也。二邑度其采邑受之于君何不書叛也。書名書以地奔而度其之竊邑叛君其罪見矣。于時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叛臣之地義不可納况不告君而擅納之乎何不書納也。書以地來奔而魯之貪地受叛與季氏之背君罔上其罪皆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何以奔也。按傳盈母欒祈范宣子之女也。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祈懼愬于宣子曰盈將為亂懼害于王宣子使城著而逐之故奔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類月日食二條始此。

曹伯來朝

曹朝五止此。傳云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任音壬商任地

闕○左氏曰錮欒氏也義見下沙隨

庚二十有二年

晉平七齊莊三衛獻奔二十六殤八蔡景戌十一年。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

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曰子叔齊子也高氏曰此叔肸之子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是為子叔敬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沙隨宋地○左氏曰復錮欒氏也按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

往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凡所以厚倫理也今盈有罪而逐矣曾不念世勲連博執之命諸侯無得納焉過矣楚逐申公巫臣于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也晉將棄之何事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

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即子南。稱國殺何也。劉子曰：楚子與追舒之子謀殺其父，而其子亦

而死，非刑也。故以累上之辭言之也。

辛靈王二十有三年首平八，齊莊四，衛獻奔二十七，殤九，蔡景亥十二年，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

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剋卒。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界我來奔。界，我杜謂庶其之黨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虎寅何以書國殺也。

按左氏：二慶求專陳國，既譖公子黃于楚而奔之，黃奔愬于楚，二慶以陳叛楚，故屈建圍陳，而陳人殺二慶也。則經宜書陳人以討罪矣，而顧書國殺以累上者，人君擅一國之政，使二人蔑上間親而不能察，至令受其害者，假戎狄以克之，則非君之道也。故叛楚不書，楚師圍陳不書，則其稱國殺所以擯楚而責其君也。黃出入皆以弟名者，亦譏君也。凡春秋端本之道如此。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邑，在河東聞喜縣。○書復入者，亦明其義未絕也。又書入于

曲沃者，明其所食之邑，以見其得民也。不書以叛，亦明其情本非叛而事且不止于叛也。按傳：盈之入也，齊析歸父以藩載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以告午，伏之，而鮑曲沃人曲沃人聞語，欒孺子者，皆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遂出拜之，帥曲沃之甲，以書入絳，則盈之罪著而晉亦殆矣。而經以義未絕之詞書之者，盈本無大故，鞅錮之至無所容，而盈亦一念之不謹，以至此極也。春秋以不絕者絕之，見上之天命天討，當得其平，而下又不可以一毫僭差，遂失其本心而不自知也。其示人善惡出入之幾，深切而著明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伐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用反雍榆晉地今汲郡朝歌縣東有雍榆城○書次

深責其不急救也凡不急救皆責之况救伯主乎况不急救而遂不救更甚于不急救而終救者乎啖氏曰救當奔命以往救而次失救道矣君命往救而乃次于雍榆罪叔孫也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始而按兵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始而救晉卒不及事故以次終之

己卯仲孫速卒孟獻子之子孟莊子也子羯嗣是為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按傳紇為季氏廢公鉏而立悼子故公鉏為孟氏廢秩立羯因誣臧氏為亂而紇乃奔也

晉人殺欒盈大夫殺不書官二條始此○不書官已去官也書人明公討也餘義見復入于晉

齊侯襲莒書襲特文○襲者杜氏謂輕行掩其不備也因伐晉還遂襲莒而不言遂者間有事也孫氏曰以強凌弱又掩其不備為罪之尤也

壬靈王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奔二十八殤十秦景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年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高氏曰齊伐晉魯使叔孫豹救之至是復侵齊為晉報也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無

復三年之喪矣

夏楚子伐吳傳謂為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也高氏曰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楚伐吳今舍鄭而再伐吳急吳而緩

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日食既三條止

齊崔杼帥師伐莒高氏曰去年齊襲莒已與莒平矣今因帥師送楚使而遂伐莒見利則乘明齊之無信也

大水大水九條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頻月日食二條止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夷儀本邢地後屬衛○是會將以伐齊也而卒未伐者晉之不振也高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遂輕晉會

齊侯卒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耳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夫其令齊于是再伐衛遂伐晉又再伐莒矣晉侯為是會將帥十二諸

侯以討齊然會而不伐者國勢不競衆心不一也左氏以為大水不克伐者特為之辭耳下書崔杼伐我蓋知晉之無能為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按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也皆不書救者交貶之也

汪氏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者不與楚之救齊也然則不書諸侯之救鄭又何也伐而不果救而不及晉伯之衰亦可知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宜咎陳大夫鍼子八世孫也其後在楚為鍼尹○傳謂陳人討二慶之黨而奔也

叔孫豹如京師如聘京師三條止○傳云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也

大饑書饑三條止○宣兩書饑此獨書大饑何也古者餘九餘三之政無論矣即以荒政言之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

通用或作粥溢以救饑孳或興工作以活流亡凡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延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者皆其具也而是年秋有陰沴之災冬書大饑視宣之世抑甚矣蓋上之人毫不為之備以致此極也故書之以為大戒

癸靈王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入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

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傳云報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齊莊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經

不書及何也凡書及者以義事君而不苟于從違者也十人苟知此義則君通於棠姜必不肯從君于昏同入崔子之宮矣晏

齊襄公

卷九

兵

平仲曰為人臣者君為社稷死則死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十人逢君惡為私暱而以勇力鬪死乃所謂嬖倖之臣雖殺身不償責也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是會復將討齊也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晉侯乃遂許之成何也夫晉本將報朝歌之役而為會也既聞莊公之弑宜聲討賊之義謀于齊眾以置君定國則方伯之職修矣乃知賊不討而以賄成是黨亂賊也蓋觀下文同盟于重耳而春秋之大義隱然見于言表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云陳侯會楚于伐鄭故入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耳公至自會

諸侯即夷儀所會也重耳平聲重耳齊地曹州乘

氏縣有重耳故城○為會三月矣但書同盟明其受賂而釋不伐也不待貶而罪見矣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衍入于夷儀其一也則其或名或不名何也鄭忽世嫡居正突以不正

奪之未幾為蔡仲所逐矣忽復辟而突又入櫟以逼之意安歸乎故特書名以絕突也衛衍輕蔑冢卿失守社稷固不為無罪然始以正立而其出也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鱗以從義猶未絕也經止書爵而不名此聖人侯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國名假姓子爵滅國書大夫始此○按傳楚伐舒鳩吳救之楚敗吳遂圍舒鳩

滅之經不書救不成救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再伐之也鄭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孔子曰志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詞不為功慎詞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卒弟餘祭立遏即諸樊也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有

居巢城○伐國不名遏何以名為卒名也門于巢卒何也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也必

詳書之何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詳書其卒譏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詳書之者亦罪巢輕以一矢相加而不飾城以請也

甲靈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入三十

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一君奔一君立而其後奔君復

國者其所立之君雖弑不書鄭子尾子儀以孽立其弑不書鄭忽以嫡立其弑亦不書凡以一統紀也綜衛獻在內在外凡三十三年統紀未絕而其間剽立見弑經何得獨以弑君書况喜父殖將死實命喜納獻公以免出君之罪獻公出入皆以爵稱歸又以復稱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剽似亦不得成其為君而喜之罪應未減矣而獨以弑君書又何也非以異例伸剽乃以特例討喜也夫君臣者無所解于天地之義也乃于衛則父殖出之子喜納之于剽則父殖立之子喜弑之是奕之不若而二百四十二年所未有也故聖人以特文書之用討萬世人臣罔上無君時廢時立之大罪也

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非者况任私意為廢立乎後世如范粲桓爨雖殺身而節不奪者蓋有會于春秋之義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叛五條始此○入或書復或不書復何

也傳稱孫林父以戚如晉而經書入于戚以叛者以戚如晉即叛矣○陳氏曰凡叛賤者不書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堅以盧叛皆不書必卿叛而後書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衎奔齊入于夷儀皆不名而歸名

名之義也其歸雖從失地名之例而歸書復猶義未絕之意此又聖經俟人改過而欲其強于為善也若其得國以後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其自棄甚矣特書曰義見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傳云晉為孫氏故召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是會蓋晉

趙武宋向戌之屬而經多書人何也貶也為其討衛以疆戚田且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也胡氏曰貶稱人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鄭伯

為衛侯故如晉即非釋君而臣是助矣家氏曰晉平為此會率天下之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伯者無他主持名分而已林父據邑叛君而取西鄙田以益林父晉亦何利而為此蓋晉之諸臣與當時之大夫各為私計而君不悟良可慨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禾反○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按傳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

公而殺之則賊世子者寺人耳而獨甚宋公何哉凡譖之行于宮闈也必先有嬖倖蠱惑于內而後有近習依附于外然後愛惡一移而夫婦父子之不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故晉獻之殺申生宋平之殺痤直稱君皆春秋正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當討之賊也而執稱人何也不以討賊執之也高氏曰晉非討其弑君也為其伐孫氏而

殺晉戍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靈公卒子悼公買立○何以卒于楚也傳云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

歸矣故卒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云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乃伐之也

葬許靈公

乙卯 靈王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

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云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是會也楚與晉爭先乃先楚而經先書晉何也春秋不以外戎先中夏楚先陳鄭諸小侯猶可言也楚先晉齊諸盟主不可言也此會于宋之序與會

于辰陵若申之序比事屬詞之義也餘見下文盟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嘗坐弑君之罪矣其殺也不知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以討賊之詞書而稱國殺

何也初衛侯使與喜約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則其信固不以義矣衛侯既復國患甯氏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猶欲復其不以義之信也而公孫氏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遂殺喜而尸諸朝何哉故于鮮曰

送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然則其殺非討弑逆也故不稱衛人殺而稱國殺也

衛侯之弟鱒出奔晉喜殺而鱒奔何也衛侯之入也使鱒與喜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遂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與會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自是晉不專主盟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昭二年申之會戎蠻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左師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矣聖人傷人倫之滅中國之衰皆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深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外戎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陳氏曰此晉楚同盟之始也成十二年宋華元實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然而不書其盟者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非天下之大變也于是始以

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戎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吳越終矣故慎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靈王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

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傳謂衛人討甯喜之黨而奔也

邾子來朝傳云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仲孫羯即孝伯○傳云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謂崔杼之黨以荒酒亂色為癸何殺逐而奔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如楚朝二條始此○按傳公及宋陳鄭許如楚諸夏旅見于楚自此始矣不言三國經例

外諸侯朝不悉書也故書公朝王所見天朝王業之衰書公如楚見中國伯業之衰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崩于景王貴立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卒弟郟敖廢立○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非同一月而閏十二月

之驗也然不以問書見喪服之不數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丁景王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

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廢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凡書在四條始此○正歲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特書公在楚者外為強蠻所制而不得歸內為

強臣所逼而不得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其外制而內逼何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綏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是

外為其鄰所制也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討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人矣是內為其臣所逼也時公將適諸侯有賦武微者乃歸則經于歲首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乃示後世臣子戴天履地當有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而不可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家而不恤君父之危以圖富貴之安者乎餘見宣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于襄公惡立

闞弑吳子餘祭

餘祭卒弟夷昧立書闞弑特文○不稱弑其君而稱弑吳子何也闞者守門之寺人也穀梁謂

不稱名姓闞不得齊于人不能其君闞不得君其君也然則其見弑何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闞弑吳子餘祭闞罪不足責亦譏吳子也左氏謂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舟吳子觀舟闞弑之亦使無恥近刑人狎敵邇怨之失也

春秋 襄公

卷九

三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勝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齊桓為杞城緣陵前目後凡列諸侯而不序今晉平城杞而列序諸卿何

也凡小國不能存率諸侯而城之實美其得救災存國之義而獨惜其有遷國專封之嫌故列而不序隱約其詞以深致責備賢者之意也今晉平徒以杞所自出而城之豈誠小國之患災是恤德過于齊桓而美之哉况古帝王篤親睦族其序先父族次母族又次妻族此葛藟所為作也晉平至夏盟不能修文襄悼之業獎王室恤宗周而徒夏肆是屏可謂知本乎蓋經例有功而無過者則深美其功而書之特詳如城邢再序三帥是也城楚且沒諸侯不書是也若今功不掩過則據事直書而自見矣聖人何吝心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即范獻子。傳云拜城杞也馬氏曰謝城杞且使我歸侵杞之田也

杞子來盟

此為歸田而盟以固之也書杞子貶其替也凡來盟皆大夫杞子親之替也李氏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

因朝而盟也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亦非出于誠心故杞子親要結之耳

吳子使札來聘

吳來聘惟此條。札者吳之賢公子不稱公子何也札雖賢而辭國以生亂故因來聘而貶之

以示法也其生亂何也吳子壽夢有子四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札其季也壽夢賢季札欲立為嗣札辭不可乃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致國于季又辭之諸樊乃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及季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可也乃辭位以逃而夷昧之子僚立矣于是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也得從先君之命則季宜有國不則我宜立也僚烏得為君乃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也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賢夷齊則季子辭位獨不為賢何也齊之德不越夷其舍長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札者其立札公心也故夷齊讓國得仁論語賢之而季子辭位生亂春秋貶之也世衰道微臣篡君子篡父者有之季子辭位將使貪夫廉爭夫讓然而春秋猶以生亂貶之者聖人以聖之達節望季而不徒以賢之守節取季也昔泰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當季子之時爭弑禍興覆師喪國皆其讓階之若季子者自守可也概諸聖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

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春秋所以貶也。或謂經書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諸國禮殊，中夏皆畧稱名，而札何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特文也。若季札讓國，孔子亦賢之，必亦以特文書之矣。今乃以名紀，比楚椒、秦術無異稱焉，是不以其讓國為賢也。公子喜時守節讓國，春秋亦賢之，而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于此矣。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子也。北燕，姬姓國，召公奭之後。今薊縣，書北燕始此。按傳稱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而經書奔者，蓋見逐而奔，近于放而非放。與傳謂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也。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云：報范叔也。

戊景王

三十年

晉平十五年，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

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郊敖二，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遠，子委反，罷音皮。傳云：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景公弒，子靈公般自立。○傳謂蔡景為世子般娶于楚，通焉而見弒也。義

見後會于澶淵。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何以卒？卒于災也。穀梁謂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又告亦如之，遂逮乎火而死。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或以為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婦道不明，其能守死全節，見于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諡，書于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殆非或者所知也。○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癸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餘矣。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于厚，小人之道過于薄。春秋賢伯姬，蓋深著其秉節不渝，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頃者，知所儆矣。豈曰小補

之哉

天王殺其弟佞夫君殺三條止此。按傳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勿知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夫則殺王弟者五人也。而書天王殺其弟者罪在王也。張氏曰王者之道治有序政有經。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其終欲廢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有以也。

王子瑕奔晉吳氏曰瑕亦與聞乎僖括之謀者懼禍及而奔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老子葬共姬義見前。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其奔而入而殺何也。按左氏良霄汰侈荒

酒諸大夫皆惡之公孫黑因其醉伐之故奔而良霄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故死于羊肆也。入不稱復者猶書入戚人南里入蕭入晉陽之屬皆明其義絕也不言以叛襲國以伐之叛不待言矣并不若入戚入南里入蕭入晉陽各書以叛者據土背君惟以自保也已。

冬十月葬蔡景公義見下文。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書災故特文。晉及諸侯之大夫而書人且諱魯大夫不書明諸侯無以為諸侯晉

無以為盟主而貶之也會救災而貶之何也以葬蔡景釋大賊不討而徒謀災貶之也。經例賊不討不書葬蔡景何以書葬乎。般之葬父為弑逆掩也。諸侯之會葬則黨其弑逆也。春秋時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盟赴而不會者今世子般弑其君

藏在諸侯之策而羣會其葬是恩禮加于般而不以為賊也。人類之異于禽獸中國之貴于戎狄者以君父之倫未泯耳。蔡景瀆倫敗化死不足責世子般弑父弑君而不之討隳忠孝滅君親非小變也。故會于澶淵之大夫皆書人貶大夫以深貶其諸侯也。又書宋災故特致其貶之義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鮮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與會于稷書以成宋亂畧同

况縱世子之弑逆視縱人臣之弑逆又甚乎况蔡世子弑君并非戎蠻之楚世子商臣比乎。晉主中夏世子弑君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會其葬而不討若經書災如宋者抑多矣。則屑屑焉謀更其所喪而歸以財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

春秋襄公

卷九

三

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之徒皆上卿執政者也而暗于大小之義如此世衰道微邪說交作至于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而或諱或貶與書所為之義瞭如矣

己景王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

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郊敖二吳夷昧二莒犁比三十五弒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襄公薨世子野立楚宮亦臺下類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內嗣君卒三條止子野卒弟昭公稠立○子般亦見弒而卒皆非正卒也子野過毀而卒正卒也而皆書卒何也子般之卒也下書慶父如齊夫人孫

邦以見其弒而子野卒之下無異文也子赤之卒也上書遂得臣如齊下書夫人歸齊以見其弒而子野卒之上下皆無異文也且子般卒閔公不與弒故其立也不書即位以隱之子赤卒宣公與弒故其篡也書即位以甚之若子野以毀卒有命立昭公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是正終正始之文也

己亥仲孫羯卒

孟莊子之子孝伯也子獲嗣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諸侯來會葬二條始此○來會葬何也禮天子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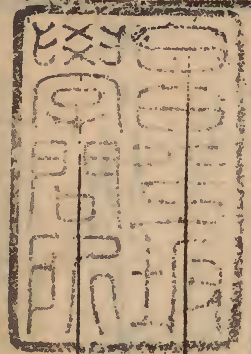
而葬同軌畢至謂親至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謂使至也春秋之諸侯于王葬宜親至而不至謂之無王同盟于諸侯宜使至而親之謂之失已據事直書而義見矣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犁比公弒子展興立○經書莒人弒明通國之人之所弒也按左氏

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興既立展興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興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父也而春秋顧不書莒世子展興弒其君而乃書莒人弒其君何也夫經不可悖也趙匡謂傳文當日展興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之字為以字也或又謂經載莒弒君凡二條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曰莒君黜世子僕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來寶玉來奔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傳曰莒君廢展興展興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趙說雖有理而謂傳文兩條皆誤以字而又皆改以字為之字恐未然也愚按趙說尊經舊傳亦用其說而又不能無或者之疑今考古文以己字通蓋

以當讀作已非之誤為以也如此則經傳皆通而世子因
弑篡竊有虧討賊之大義者亦具其中矣餘詳文十八年



寬政庚申

